



□周惠斌

自2006年起,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,是国务院公布的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(2017年之前为“中国文化遗产日”)。今年的6月10日,是我国第17个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,宣传主题为“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”,旨在发挥文物资源优势,挖掘文物多重价值,讲好中国文物故事,展现中华文明风采,以丰厚的历史文化,滋养现代美好生活。

伴随着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的到来,其标志图案“太阳神鸟”,再度频频闪现于我们的眼前,亮相在我们的身边,当我们凝神聚焦那金光闪闪的“四鸟绕日”纹饰时,不由得萌生起它的前世今生的探究……

2001年2月8日,位于成都市西北郊的金沙遗址——本世纪我国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,掀开了它的神秘面纱。遗址所在地是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(约公元前1200—前650年),长江上游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地,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。纵向追溯,这里是成都城市史的源头、肇始,迄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。金沙遗址的发现,对研究古蜀文明的演进显然有着重大意义。

半个月后的2月25日上午,考古队员在金沙遗址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时,发现了一块并不起眼、直径约10厘米、已经揉成一团的小泥块,露出的一角在阳光下颇为耀眼。考古队员不敢懈怠,用竹片和油漆刷小心地剥落它外层的松土,却仍不能辨识它的原本器型。于是,以药水浸泡,又用镊子轻轻展开,终于露出了它的真容——一个令人惊叹的精美圆形镂空金器。

这枚圆形金质饰品形似金箔,薄如蝉翼,软似绸缎。外径12.53厘米,内径5.29厘米,厚度仅0.02厘米,重量约20克,以自然界的砂金加工而成,含金量达到94.2%,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中含金量极高。金饰分内外两层,内层中心镂空,有等距分布的12条弧形齿状芒饰,按顺时针方向旋转;外层由4只等距分布的逆向飞行的翔鸟构成,它们脖颈细长,胸腹短小,鸟喙微张,双爪坚实,各作引颈伸腿、展翅飞翔状。整体上看,内层纹饰如同一个旋转的太阳,外层的4只神鸟首足一体,纤细灵动,极尽飘逸之美,巧妙地组成了围绕太阳飞行旋转的“四鸟绕日”画面,显示出古蜀先民的灵韵之气和创造性思维。经过专家深入研究,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一绝世国宝,最终被命名为商周“太阳神鸟”金饰,陈列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。

“太阳神鸟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物价值,承载着古蜀人对自然的无穷想象,是馈赠给今人的珍贵文化遗产。而从它的工艺技巧来看,其制作过程至少经过了热锻、锤揲、剪切、錾刻、模冲、刻镂等多道工序。

首先是用自然金热锻成圆形,经

反复锤揲厚薄一致后,剪切掉参差不齐的部分;随后在它的表面画出整个图形纹样,包括4只神鸟和太阳及其光芒;最后反复刻画、切割,形成镂空。由于切割工具不甚锋利,因而太阳光芒的长短、大小略有出入,神鸟的细部也有少许差异,但也正因为如此,“太阳神鸟”才呈现出强烈的动感和独特的生命力。

“太阳神鸟”无疑是一件工艺精湛、制作精美的艺术精品。然而,它的含义和用途是什么,如何解读并理解它,一直考量着考古学家的智慧。综合各种分析,如今通常这样解释,环绕着太阳逆时针飞翔的4只神鸟是太阳神的4位使者,它们首尾相接,循环往复,象征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“金乌负日”(金乌托负太阳在天上飞行),寓意阳光普照东西南北四个方位,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,反映了先民们生命不息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停止。中间镂空的顺时针旋转的太阳,向四周喷射出12道光芒,代表12个月周而复始,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的崇拜,对光明的追求,对生命的讴歌。特别是图案内圈用12条向右旋转的弧形光芒,同外圈4只神鸟的反向左旋,形成一种动态的互衬对比,强化了太阳旋转的视觉效果,构思精妙,巧夺天工,充分展示了古蜀先民的匠心和智慧。

“太阳神鸟”对外展出后,迅速成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流连观赏,并被选为成都“市标”的核心图案,以及九件镇国之宝中的一件,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。

2005年,在专家们的联名推荐下,神秘精致、美轮美奂的“太阳神鸟”,从全国1600余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,成为我国数以万计的灿烂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。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采用“太阳神鸟”金饰图案,作为“中国文化遗产”的图形标志。标志从现成的文物图像上提取典型元素进行设计,上方采用简体中文“中国文化遗产”,下方采用汉语拼音“ZHONG GUO WEN HUA YI CHAN”,以金色为标准色彩。

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,“太阳神鸟”犹如一幅现代剪纸,其构图严谨,造型精致,线条流畅,雕刻精湛,色泽富丽,均衡对称,简洁明快,极富韵律,其图像语言是古代人民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、丰富的想象力、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高超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,它所表达的追求光明、团结奋进、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,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,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2005年10月12日,蜀绣工艺品“太阳神鸟”搭载着“神舟六号”飞船遨游太空,5天后返回地球,这一历史性的突破,象征着中华民族和展翅欲飞的神鸟,实现了千年飞天梦。深情祈愿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,如同这金光灿烂的标志,金光耀眼,光芒永存。

【短史记】

□郑学富

明代余士和吴钺共同绘制的图册《徐显卿宦迹图》,记录了明万历年间吏部右侍郎徐显卿的为官业绩,现存26开,藏于故宫博物院,其中第十一开为《棘院秉衡》。

棘院即古代开科取士的地方贡院,因贡院用荆棘作围墙,故名;秉衡寓意秉公无私。此图表现了徐显卿公平、公正主持科举考试之事,从中也可看出北京贡院的建筑风貌和科举考试的情景。

北京贡院为全国会试的考场,建于明永乐十三年。早期的贡院很简陋,举子考试、吃住的场所称为“号舍”,是用木板和芦席搭建的棚子。会试的时间一般在农历二月,名曰“春闱”,时间为9天3场,每场3天。此时北京的天气还很寒冷,每个号舍里都放有桌椅、取暖火盆、烧茶做饭的炉灶和照明用的蜡烛,这些都是易燃物品,极易引发火灾,且很难扑救。最严重的一次火灾是天顺七年二月会试,当时贡院起火后,负责监督科考的监察御史焦显机械地执行朝廷政策,锁上贡院之门,不容人员出入,考生被烧死者九十余人,伤者无数。火灾后,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号,以安慰其家人,但是礼科给事中何琮弹劾他夸大事实,最终明英宗还是怜惜死难士子,将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,立碑“天下英才之墓”,人们称之为“举人冢”。同年五月修复焚后的贡院,并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。

到了万历朝,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。他认为当朝“人文渐开,两畿诸省解额岁增,士就试南宫至四千有奇,而贡院偏隘如故,又杂居民舍间”(张居正《京师重建贡院记》)。因此,非常有必要进行改建。万历二年三月开工重建,次年九月告竣。重建后的贡院面积扩大了,“径广百六十丈”;建筑布局严谨,墙垣高耸,环境阴森,公堂、衙

署高大森严,高墙四周各建角楼以备监考瞭望之用;正门分左、中、右三路,立牌坊三座,左为“虞门”,右为“周俊”,中为“天下文明”;牌坊后为贡院正门两座,每座大门两侧都配有小厅,用来稽查进出人员。靠右一侧的大门为考生进出之门,称作“龙门”,取“鲤鱼跃龙门”之意,考生进贡院大门时,要进行严格搜身,以防考生身上藏有“夹带”;门内有明远楼、至公堂、聚奎堂、会经堂、十八房等;东西两侧建有号舍70区,每区70间,并将木板房舍改为砖瓦结构,既可避风雨,又增强了防火性能。

《棘院秉衡》所绘即是这次重建后的贡院情景。史载,徐显卿生于嘉靖十六年,隆庆二年进士。万历二年,徐显卿作为同考官,参与会试校阅试卷;十一年,他再次参与会试校阅试卷;同年秋,作为主考官主持武举会试,画面描绘的即是此次主持科考。图中贡院内的官衙房屋排列整齐,树木郁郁葱葱,晨雾笼罩,凉风习习,应是天刚蒙蒙亮。考生们已经坐在号舍里聚精会神答卷,考官与监考也各就其位,各司其职,考场肃穆,气氛紧张,整个画面一片静谧,好像掉根针都能听得到。

甬道最前正中是明远楼,为三重檐,歇山十字形屋脊,楼下四隅各开券门,楼上彩旗飘展,四边站有监考官、巡查官,登临眺望,严防考生作弊。甬道两旁是一排排号舍,考生坐在其间,正苦思冥想作文。明远楼后中部是至公堂,为尖山式悬山屋顶,前出抱厦五间,室内端坐者为监考官,两侧有东、西大库。

再后一进院落,正厅为聚奎堂,这是主考官所居之地,其中身着红色官服者为徐显卿,旁有待侍者站立。两侧有几个院落在绿树掩映之下,是同考官、内监试、内掌卷等“内帘官”们办公居住的场所。其他建筑还有考试官、御史等官员的公堂、居室、点名厅、守备厅、监试厅及印刷刻字、誊录、受卷、弥封等处所。

清代康熙、雍正朝,北京贡院规模又有所扩大,至乾隆朝,贡院号舍已达一万余间,规模蔚为可观。乾隆九年十月,乾隆皇帝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,视察修葺一新的贡院,乘兴赋诗四首,其中一首为:“翰苑琼筵酌令辰,棘闱来阅凤城闈,百年士气经培养,寸晷簷风实苦辛。自古曾闻观国彦,从今不薄读书人。白驹翔羽传周雅,佐我休明四海春。”乾隆帝在诗中承诺厚待读书人,天下英才也要辅佐皇帝治理天下,以实现太平盛世。

清朝末年,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,北京贡院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如今已荡然无存,只是还有以贡院命名的街道、地名。北京贡院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兴衰,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文化和人才的尊重以及科举制度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的精神。

